

守望的青春鸟

刘 鸿 著



SHIJI ZHI GUANG WEN CONG

目 录

小说

- 泡菜坛子飘出怪怪的味儿 (3)
- 风中鸟儿 (50)
- 一个大学学生的死亡来信 (113)
- 误落尘网 (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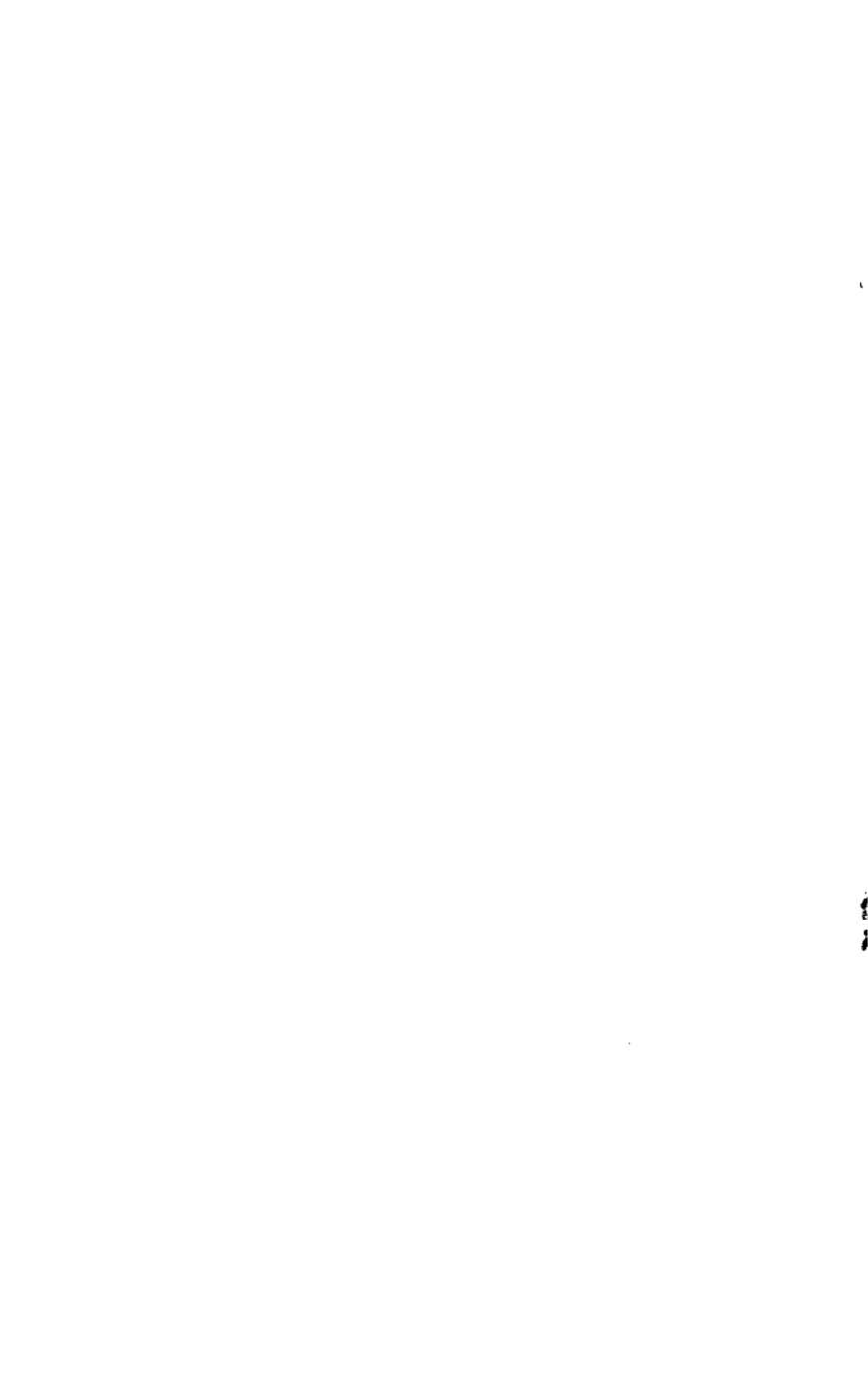
电影剧本

- 初恋时代 (205)

散文

- 陌生的哥哥 (251)
- 维纳斯的乡愁 (254)
- 也谈《红高粱》 (257)
- 家、私生活与德性 (260)
- 沉思命运 (263)
- 梦 (267)
- 小雨中的歌声 (271)
- 发现诗意 (274)
- 只缘身在此山中 (277)
- 割不断的亲情 (280)
- 后记 (283)

小 说



泡菜坛子飘出怪怪的味儿

(一)

阔别五年，乘着春节放假的空档，我又重游了省城。

走在曾经走过四年的熟悉的大街小巷，我又找回了与我的故乡（地级市）不同的别有一番滋味的感觉，——这感觉也实在不好描述。怎么说呢？要比故乡高一个规格吧！毕竟省城的行政级别要比地级市高一个规格。瞧，这街道，这建筑。大学毕业与我一同回去的同班同学小郑，在故乡最繁华的商业街走了一遭，对我叹息道：“这里的感觉太荒凉了。”我想，也许是环境、身份突然改变，他一时还没能适应；也许是我们违背了“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的游戏规则，从高处的省城流回到低处的故乡，产生了大大的失落感罢。如今，小郑已去广西北海安家落户两年多，早就乐不思蜀了。

我到省城干什么？是逃避某种危机，出来散散心？还是想来重温一下已逝去的大学生活？

第一种目的，我在所供职的单位混得确实窝囊，这并非我这个人本身很混帐。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理想与现实往往会产生大大的错位。你不得不认命呀！记得古代有位洋鬼子的什么物理学家曾口出狂言，给他一个支点，他要把地球弄来当

棒球玩！这支点在哪里呢？如果上帝开恩，让他多活好多年，一直混到现在，恐怕他也休想找到这支点！如此说，这洋鬼子无异于在放屁！

如果每个人都能让自己身上那蕴藏着优秀潜质的种子，找到适宜的生长环境，这些种子岂不都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岂不人人都能成为林肯、华盛顿，成为巴金、郭沫若，成为牛顿、爱因斯坦。社会是严酷的，而命运更是一个喜欢恶作剧的巫婆。

我想来重温一下大学生活？！不知社会上的什么人物给大学生封了个“天之骄子”的光荣称号，想想我就觉得难受。在故乡，有个考上首都某名牌大学的小伙子，到学校生活了半年，放假回来后，“咕咚”一声从八楼顶上跳下去了，跳下去了，跳下去了……。省城的报纸不久就以通栏标题“高分低能害死人”对此进行口诛笔伐，口诛笔伐，口诛笔伐……。我想到了把他批倒比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年月。我在看这篇报道时，鼻子里忽然飘来一股泡菜坛子打开的味道。我一斜眼，办公室同事老朱的脸上有些别扭。他朝我挤出一个难看的微笑。

不是说“六十分万岁”吗？眼前这位“高分低能”的东西难道连“六十分”都混不下去了？他可是混“高分”的能手哟！六十分绝对不在他的话下！可他宁愿死，也不愿回校“混六十分”！这“混高分”的能手偏偏又是“低能”的！嘿，你别他妈放屁了！小伙子头脑肯定灵活聪明，难道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他肯定没读过苏轼那首《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难得糊涂哟！

路灯，路灯，省城的路灯也比故乡的豪华。省城的路灯上伸出四个灯座，而故乡只有两个。路灯下发生的故事，可就千姿百态了。

那天下班后，拖着疲惫的步子深一脚、浅一脚往没有老婆的家赶。暮色中，前面路灯惨白的光芒下围着几个人。管她娘的什么呢！我正想往左拐，忽然耳边飘来一句“你是大学生？你是不是冒充的哟！”我不由自主地过去了。那是张还嫩得很的娃娃脸，穿着一件有几点小破洞的咖啡色夹克衫，蹲坐地上。已是深秋季节了，冰凉的风一个劲地把脸吹得冰凉麻木。这小伙子里边只穿了件黑白相间的花格子衬衫。他脚前铺放着一张白纸，用中、英两种文字写着大学本科毕业、已被单位除名、求职无门、现身无分文、望大家募捐，以后将知恩图报云云。

“单位为什么将你除名？”

“……和领导关系没搞好。”

沉默。

“年轻人……”旁边那位全身着蓝装的老者，掏出一张面值一元的人民币，——那紫红色的钞票。叹息一声，喷出满口缥缈的香烟，——本地产的每包二角伍的雪茄烟。

“不容易哟！……”老者自言自语。

我偷偷掏出两张拾元票子，转身递给那落难的小伙子。二目对视，我脸上一时没把握好平衡，肯定很难看，而他没有一点表情。

你别以为我是钱多烧的。虽然也混了张大学本科文凭，我只不过在单位当一个挂着秘书虚名的勤杂工，如此而已。买耗子药，搬运家具杂物，洗茶杯，打扫会议室，抽调到公安局

换发新户口本，参加居委会门前三包巡回检查，搞选民登记，抄写整理档案目录，收发文件，收订报刊，为单位修志收集资料，使用保养复印机，代大小官们出席一些既无油水，又低档次的会议等等，哪样没干过！我自己都觉“贱”得慌，那就怪不得别人那既可怜又轻蔑，还多少有点幸灾乐祸的眼光。如若不是狐狸尾巴夹得紧，可能早已落得同这募捐的小子一个下场了。有文凭没水平，操得臭，活该！人家小学毕业当经理，照样玩得转。你算老儿！

后来，我知道，那小伙子是货真价实的本科生，毕业于西北某重点综合大学，并获得学士学位。后来，我在街上又碰到过他几次，仍在募捐。离他不远处有个四十多岁、长着两撇浓黑小胡子的胖男人，在用本地方言发表意见：“这老儿在单位上神壳壳的，思想反动得很哟。政治学习叫他读社论，他竟敢满口胡言乱语，放屁造辣。狗日的表现臭，上班睡觉，转不了正。他狗胆包天，竟敢拿刀子找领导撕皮。谁还敢留他！留着有什么用！”年轻人犯了错误，上帝都会原谅的。这好象是哪位革命导师说的，——请注意，是错误，不是罪行。何况有些年龄比他大得多的老油条，把国家上百万、上千万资财交了学费，换个地方照样过的滋润。二者相比，错误孰大孰小？想想国家为培养他花掉那么多钱，让人心疼。

参加工作后，每月有了固定收入，我又重操了从小学发蒙时就干起的副业——集邮。省城的邮市全国有名，春节放假，是拾遗补缺的好机会。七弯八拐，我到了省集邮公司所在的织女街。出乎意料，摆摊的邮贩不多，可能都忙着过年去了。

中国大陆第一轮生肖邮票，经过人们十二年翘首期盼，这会儿终于出齐了。可我一直缺那枚重磅炸弹——猴票。记得

当穷学生时去问过一回价，要十元一枚，吓得我舌头半天没缩回来，——这可是我每月生活费的三分之一呀！我们太穷了！家境不太好，又爱抽烟的小刘，有时中饭菜票都要靠大家凑，——当时一顿便宜的大学生中饭不会超过区区伍毛钱，所以学生菜票的最高面值也是伍角。所以，这猴票成了我的一个心病。我总想瞅准机会抱住这个大金娃娃，可一直没下成手。这会儿猴票的价格已翻了近二十番。

我在邮贩中转了一圈，没发现中意的猎物，便快快退后，去浏览旁边阅报栏中的报纸，也没发现什么值得细看的新闻。

我所在单位的办公室也订了不少报刊，工作之余，阅读还是可以的。“大学生当了厕所清洁工”，我正想把这条消息仔细看一下，忽然瞥见办公室老主任端着一杯热汽腾腾的茉莉花茶，正慢悠悠地朝我踱过来。

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有首优美的片头曲，其中有句：“夕阳是陈年的酒。”我们这位慈祥的老主任，也不愧是一瓶陈年好酒。他从文革大批斗的风暴中，九死一生地逃奔出来，后劲大着呢。当初我大大咧咧、不够恭敬地随意品了他一口，直弄得我面红耳赤，云里雾里，酒劲三年没消。此是后话。

这会儿，老主任在我面前站定，笑吟吟地说：“我看到报纸上有则新闻，一个女大学生在火车上，被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婆娘拐去几千里外，卖给当地农民做了老婆，整得个痛哭流涕地被救了出来。我就是弄不懂呀，这女大学生还不如一个文盲！这也真是的，这也真是的……。所以说呀，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有他的道理的。”老主任慈祥地看着我，喝了一口茶。我被他的目光注视得畏畏缩缩，身子打了个寒战，下意识地那张大学生扫厕所的报纸藏到桌下一

堆废纸中。

在大学读书时，报纸上就曾登过一张两个男同学在大街上刷皮鞋的照片，美其名曰：“勤工俭学”。体味一下生活的艰辛，是有好处的。如二十年前的上山下乡运动，艰辛的生活不是造就了后来一大批佼佼者吗！倘若没完没了地品味下去，那就糟糕了。知青酒店，居然有人为了回味怀旧，竟炮制了这么一家酒店；还要“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不忘怀”。一个五十年代被批得臭哄哄的老“运动”员，跳出来写了幅“革命无罪，发财有理”的对子，贴在知青酒店门口招摇利市。莫非这“只要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不要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还真有点道理，是个脏水盆中的小娃娃？但这“精神贵族”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有夸夸其谈、口若悬河，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精神贵族；有抱着那些早该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迂腐东西不放，死也不肯下海的精神贵族；有穷得发慌，但心比天高的精神贵族；还有精神病式的精神贵族等等。你能理解吗？你怎样理解？你理解得了吗？！且精神贵族未必只有资产阶级才有哇。

我们不是说“艰苦生活的磨练也许会成为我们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吗？看着那些蜂蜜中一天比一天娇贵的“小皇帝”、“小皇后”们，我不禁想起日本电视连续剧《阿信》开头，已成为资产阶级阔太太、腐化变质的贫农女儿老阿信回故乡看老屋忆苦思甜的情景。革命导师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呀！

也许擦皮鞋、扫厕所的大学生是大学生中的败类，包括那个募捐的小伙子。不过，“沉身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看看运气好的大学生，真叫人得垂涎三尺了。当大企业

家的，当大艺术家的，当大官的，……是多如牛毛，罄竹难书啊。话说回来，也许他们也曾擦过皮鞋，扫过厕所。一盘土豆不是换了一首《摇篮曲》么？！大家都是猴子变的，谁也不是天然的贵族。

老外要是晓得中国的厕所清洁工都具备大学文凭，肯定会既惊且喜地大叫：“GOOD！”

没有吃过苦头的年轻人，总是有些不知天高地厚。比如我那个同学兼同乡小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这小子毕业分配到市委组织部，离校时得意洋洋，踌躇满志，俨然已是半个副处级了。我有次招呼他，狗日的竟爱理不理的，好象老子不配高攀他似的。恰好我那正为棒打鸳鸯哭鼻子的女朋友也在场，使老子大失面子，窝了一肚子火。幸好我那位不是林黛玉那种敏感型的诗人。

哪晓得小郑报到后，给下派到一个贫困县下属的小镇上当团支书。上路时，组织部的领导谆谆告诫他们，要安安心心沉下去，好好锻炼培养自己。半个月后，小郑回市里度周末，灰头土脑地跑来找我玩，说那小镇上电灯都没有，周围农民过冬的棉衣有时还须在外地募集。白天还好，连刮宫引产、结扎安环这类乱七八糟的事都来找你；一到晚上，守在镇政府那黑沉沉的小院内，一盏油灯，很少有人来串门，寂寞得用拳头直捶那灰黑的墙壁。我发现他踏实了好些。此后，他转战的路线长达万里，差不多快赶上红军长征了。人变得越来越能干，越来越出息了。这与他那长达一年的下派锻炼，恐怕不无关系。看他最近从北海发来的信，他已真正混到了半个副处级了。三间一厅的住房，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实现了电器化。妻子美丽温柔，儿子聪明伶俐，他享受的幸福从内心往外，一个

劲地涌。没有往日的苦寒，哪有今天梅花的清香哟！

“一推六二五美发厅”、“二不挂五杂货店”、“三三见酒餐馆”、“四舍五人储蓄所”……。街道两边金字招牌林立，我一眼就认出是业师钱教授的大手笔。据说钱老已下海三年，凭借一手炉火纯青的盛唐书法艺术，专写金字招牌。省城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此种生意已被钱教授包揽。他不辞劳苦，老当益壮，还在雄心勃勃地开拓省内外市场。钱老因此存下了一笔丰厚的润笔，生活水平日渐提高。老人家激动难捺，在报上发表一篇《知识就是金钱》的心得体会文章。开卷使用人世间最美好的语言盛赞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然后呼吁大家要勇于更新观念，奋力赶上汹涌澎湃的时代大潮，末尾抬出了他祖师爷仲尼先生那句话“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只要能够发家致富，连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老先生都能放下架子，去充当一个被人瞧不起的挥鞭开道的走卒。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还自以为是装什么清高呢！？钱老远远近近的学生和熟人拜读之后，纷说老人家焕发了第二次青春。可惜我还没有拜读其大作，再次领受恩师的教诲。

这条“下自成蹊”路，是回母校的必由之路。虽然我实在没脸见曾教过我的老师，但那间居住了四年的“三二八”寝室，我还是想去看看。我甚至还想厚起脸皮去探望一下可能已年满八旬的杜宇教授。据一位专门研究名人家世的学者考证，这杜宇教授是唐朝大诗人杜甫第六十代嫡系子孙。杜老曾给我们开设“陶渊明研究”这门选修课。有次上课中途，杜老停下来，把课堂上每位学生都看了一眼，说：“同学们呐，我现在可是在分析陶渊明的思想观点。我声明这不是我的思想观点，是陶渊明的思想观点，你们可要批判地加以吸收呀。可别

又去汇报我在课堂上散布封建毒素。”他颤巍巍地站起来，在胸口比划了一下公判罪犯时挂的那个东西，“同学们，我这么大年纪，再也经不起了！”杜老，你现在活得可好，不会再有学生去汇报你了吧！

来省城的机会不多，得珍惜这次机会。于是我将大帽子和墨镜戴上，鼓起勇气，踏上了回母校之路。

放了寒假，校园冷冷清清的。走过宿舍密集的生活区，没碰上几个人，全都不认识。校礼堂前的乒乓球台边，有几个小孩在玩乒乓球。离校时还是一个水泥框架的现代化新图书馆，已经光彩照人地耸立在老图书馆后面。其它变化，就不太明显了。走进文科男生宿舍，慢慢往三楼上爬，一个学生也没看见。倒是那潮腥腥的泥土味，给我以熟悉的感觉。一个年过半百的妇女在打扫清洁，我不由想起在校时，学生中盛传的清洁工假期内在男生宿舍扫出一大堆带血的卫生纸之类的流言。太熟悉了，窄窄的楼道两边，寝室象鸽笼般排列，这会门都紧闭着，几乎没有一点声响，万籁俱寂。贴近“三二八”门上的小缝，我向里窥探，还是那熟悉的格局，真应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那句话。我们八个和尚都跑了，这“三二八”的小庙还依旧沐在冬风里。不，不是和尚，是男妓。六年前有天晚上，就在这屋里头，那个陕老二忽然从孔尚任的《桃花扇》中抬起头来，直愣愣看了我半天，说“大卫，有人说你象开妓院的老鸨。”

“好呀，我是老鸨，你们都是男妓，我从中渔利。我看你艺名就叫李香君好了。你们可要听我院妈妈的话哟。要把卖的东西消好毒，不要给客人染上了艾滋病，砸了生意，我可饶。”

陕老二得意地笑了，风情万种，象堂馆似的喊了声“好嘞，床上请！”我以为他马上就要脱裤子接客。这家伙挺漂亮，一副体操运动员的体格，生意肯定兴隆。有时他洗了澡，穿条三角裤在寝室内走来走去，看着他丰腴健康的躯体，我禁不住神魂颠倒，直把男人作女人，想和他睡觉。

其实，陕老二是我们“三二八”的一大功臣。这家伙平时阴阳怪气，但在学习上很卖力气，是一把好手。自从学校设立奖学金后，他年年都能捞得这笔意中之财。每当陕老二的奖学金一到手，“三二八”的老少爷们一哄而出，到校外那家“怡园酒家”落座，补充油水解解馋。陕老二对此从不计较，有时奖学金不够，还得自己出血掏点腰包。遗憾的是，陕老二考研究生不走运，他为此灰溜溜了好长时间，我们都为他惋惜。

走出文科男生宿舍大楼，正想回头看看，忽然背后响起一声空荡荡的怒吼：“这个狗杂种”。宛如沉重的炸弹从鬼子飞机上轰砸下来。我黯然失色，眯起眼睛呆了会，但一切正常，平安无事，可能是我的幻觉。人说：“好马不吃回头草”，人应尽量少回头！

操场边挺立着一棵树，笔直的，我叫不出它的学名。寒冷的冬风使它落尽了叶子，光秃秃的枝条象乞丐伸出的要钱的脏手，直冲阴沉沉的天际。树上的鸟儿呢？一路上，我没有听见一声鸟鸣。天气寒冷，它们都飞向温暖的南方了吧。我忽然想起，在漫长的四年求学生涯中，鸟鸣也只是睡梦中偶尔听到两、三声。

溜出校门，迎头被悦耳的扬琴声包围。马路边坐着一位双目失明的瞎子，好象又不是瞎子；二十来岁，跟讨口子差不多，从嘴唇上儿根杂乱的小胡子，可以看出是个男的。他乌黑

细长的双手，灵活地敲打着琴弦，流出欢快的“采茶舞曲”。扬琴旁边顶向上敞开的旧草帽上，隐约可见“劳动光荣”四个暗红的字，帽凹里有一堆角票。欢快幸福的乐曲与那上下油光光，脏稀稀的小伙子，形成了强烈反差。往草帽凹里丢下一元钱，蓦然想起一句名言，“什么作家、画家、艺术家，不过是文明讨口子罢了！”家乡有出地方戏，演的是民国时期高压下一对年轻人的爱情悲剧，此名言即戏中阔少对男主角美专学生所讲。

我向来反对人有贵贱之分，从不相信“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虽然我们革命的老祖先人早就喊出了“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但贫富之差总是明摆着的。校庆八十周年，耳闻目睹贵宾室的荣耀，来宾室的平凡，叫你不得不时时牢记自己的身份，千万不要走错了庙门；尽管都是为人民服务，尽管是社会分不工同。不管你成了陆文婷，成了刘思佳，成了王秋赦，成了骆驼祥子，或别的什么小爬虫，学校可管不了那么多。“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白花花的银子才能叫人睁开眼。“一斗大洋白花花，世上无人不爱它。”你爱不爱它？我爱！不过，后面还有句，“只要你说出一句话，要吃要喝由你花！”这可有投降变节的味道啊！

我还是赶紧灰溜溜地溜吧。

(二)

春节的省城，节日气氛也不很浓。有句俗语，话说三次带粪臭！同样的节日，反反复复过了几十年，想有点意外的惊喜，是很不容易啦。

一样的容颜，一样的心情。

临近大学毕业分配的日子，走在校园的路上，胸襟被一种走向茫茫大海的情绪牢牢揪住。说我是茫茫大海上飘流的一只无人小船，这一点不假。向前走吗？我往哪里走哟！再回首，可对学校，我一点留恋也没有。那有人欢喜有人愁的毕业宴会上，欢歌笑语，依依惜别的气氛中，有人砸碎了一只装菜的瓷碟子。当时我还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参加。在公布毕业分配结果的会上，系里领导谈到这件事，恶狠狠地说：“是哪个干这件事的？别认为你可以一屁股走掉，我要是查出来，追到你单位也要你赔偿损失。”他戴着一副眼睛，镜片反射着白晃晃的天光，看不清他的眼睛。他眼睛可能是红的吧！可不是觉没有睡好弄的，也不是害了红眼病！

全校毕业生动员大会，德高望重的老校长在台上作长篇报告，几位到边远地区、下基层、投笔从戎的毕业生代表也陪坐其后。当老校长念到“共产党员要带头下基层，带头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时，我忍不住热烈鼓掌，周围也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可就我们系来说，尽管当时社会上盛传毕业生不能进党政机关，但北京几大部、委的肥缺，都被党员同学们优先占领了。虽然，从与我同居四年的党员同学身上，我并没发现什么特殊材料做成的地方。学生中流行这样的说法：文凭加党票，可是如虎添翼呀！事实上，有些下基层，到艰苦地方工作的同学，是因为名声不好或犯了错误遭惩罚被迫去的。当时北京等一些地方的学生头脑发热，不知好歹，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出来折腾。系领导曾对我们说：“同学们，你们有思想，但没行动，所以今年我们学校的分配行情看涨哟！可能北京大学也不过如此呀！”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大家各奔前程，作了鸟兽散。世上哪有不散的宴席？走在省城的大街上，这里没有我的家。形影相吊，我又看到了那只海上飘荡的小船，从我的胸中。不时飘来一股煮腊肉的清香，我们省的腊肉可有名呢！把它切成三指那么厚的一片片，撒上蒜苗一炒！啊——，可不叫人馋死。

我们全班七十二名同学，有二十多位毕业分配留在了省城。春节放假，可能有些人回故乡与父母团聚去了。我半点寻访故旧的心思也没有。一是往日的大学生活在心中投下了浓浓的阴影，想想那个祖籍浙江，于省城土生土长的小白脸，我就不寒而栗。我们为一些诸如“拿错了书”、“吐错了痰”这类鸡毛蒜皮的小事，搞过武斗呢。他眼睛乌了，我嘴唇也肿了。狗日的小白脸人小志气大，练过拳击，把师兄我打得落花流水，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这会儿他不至于从地上突然冒出来，给我两个嘴巴吧！省城可是他的地盘呢。“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便给他两个嘴巴。”满脸横肉的康大叔在鲁迅先生的《药》中说。唉，他母亲的！四年大学生活，“三二八”的圈内圈际形势一直动荡不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后来弄得老子差点连是男是女都分不清了！不知究竟该站到哪边的立场上。二是在现代这个实行等价交换的年月，青眼，白眼——人人心中都有架精确的天平在称量。你值几个砝码？别他妈两眼望天或嘻嘻哈哈，涎皮涎脸，不知好歹。“苟富贵，勿相忘。”临别，同寝室八位同学端着装满泸州老窖的并不存在的酒杯，碰到一起，这样说。

“泡菜！泡菜！”耳边响起一声喊叫。街道边的小食摊上，五、六个小伙子坐在一起小聚。桌上已是杯盘狼籍，几碗雪白的米饭冒着缕缕蒸汽，他们在等泡菜下饭。我们省的泡菜也